嘉筆禾徵獻錄

嘉禾徵獻録外紀四

郡人盛楓丹山輯　男文焯校訂

李　銘　洪先裕
馮　本　張　瑾

李銘嘉興人天順中為縣小吏貧乏不自存過友人飲夜歸見道旁溝中有光發之得一瑪瑙壺上有文如葡萄藤蔓葉果悉具明日以誇其同儕有劉其者識之大驚曰此乃沈萬三秀家月下葡萄也近聞尚方覓之無價曷以此獻於張内監求得僉本郡鹽鈔

數千金可立致銘大喜如其言獻之爲緣僉鹽事果得利數千金劉分其三之一銘領鈔渡江舟覆鈔濕毀不可用檄本管羈禁知府楊繼宗追捕前鈔貧無以償乃瘐死獄中劉破産代銘償之

洪光裕秀水人少狡猾爲里胥時國課寬侵蝕無算又以睚眦小怒多蓄僮奴乘間縛其仇至家求薪灌脂加以松香黄豆等物焚之後圍骨肉俱盡積威既久縣隸以催科至但立階下致辭荅曰無則唯諾竟出囗敢措一語又悉以金錢賂諸監司及兩院私人

凡有發覺輒爲彌縫久之知縣李向中自長興調秀水至官未受事先訪得其姦狀下車即下之獄先裕徧謁諸公卿求解不可得遣人往京師賂向中姻家某爲交關凡往返十三晝夜而姻家手書至厚幣以求釋之向中自獄召先裕出曰汝本小胥緝汝不半月而吾姻家手書自京師來何神速也不殺汝且通天矣立杖殺之或言向中晚達少嘗賈於郡稔知先裕之惡故至即殺之先裕死之日市人相慶曰自今臥得安席矣先是先裕橫行時奪隣人及公佔地拓

其居平治之日毀一槨啟棺僵屍如生一美少年也衣冠如將家子旁有畫戟一枝裕光命并棺焚之及向中至官縛光裕就鞫或傳時已向闇堂皇然燭光裕仰視之酷似棺中少年乃唯唯首服云

馮本一名宗本海鹽人洪永間以貲雄於鄉每睚眦殺人及奪人妻女侵盜官糧罪不可數事發與秀才張謹皆論辟時劉觀知嘉興府其子輻陰受本及謹金數千縱其逃逸宣德四年本復以他事為人所告具得前入賄脫罪狀上聞是時觀已為都御史上曰刑不

上大夫觀雖負朕朕終不忍加刑輻與其黨戍遼東俾觀隨子以居本謹論死本所居在邑西去城三四里傍宅有橋本每入城經此橋小憩儀從之盛人詡爲法司因遂名法司橋橋上有亭名曰頭亭蓋自迤西爲第一亭旁有精舍數楹本死廢爲羽流道院嘉靖中有王端者與道士陳可真拓而葺之買田以贍其徒月朔集鄉之老人焚誦焉因號曰義社亭邑人王文祿爲之記

張瑾謹一作嘉興人宣德中豪橫於鄉嘗以私忿殺平

外紀四

三

民一家七人又侵盜官糧千二百餘石强奪民田千
五百餘畝又以催納鹽鈔爲名取民米六千石事發
上聞行在大理寺奏依律當斬上曰居下而敢肆惡
如此是一鄉之豺虎也小民何以得安命即斬之家
屬皆徙邊又謂侍臣曰朕非好用刑但扶植善柔不
得不爾將刑瑾復訴冤行在都察院請覆勘其實然
後行刑從之同邑又有金傑姜惟蔡華等四十三名
隱匿本縣備照黃冊懼追燒燬事覺俱處斬

嘉禾徵獻錄外紀五

郡人盛楓丹山輯　海寧　海鹽　窺　冠　發　男支焯校訂

徐海　葉麻
陳東　錢燦
倪弘三　平康
陳輔　李松
梁翰　周天

徐海字碧溪不知其故鄉或言海鹽人少為僧名明山行脚以九錢卜事多奇中嘉靖中從其叔惟學及

王直葉宗滿往嶺南市禁物入海至日本暹羅西洋諸國互市勾引諸島結巢大隅洲誘之入寇嶺南指揮黑孟陽殺惟學癸丑六月復寇嘉興郡倭以海多智計推爲賊首甲寅三月海率衆數千寇乍浦立高臺發火以麥覆之煙燄塞人鼻軍士不能立城上城幾陷無何賊棄乍甫從峽石侵崇德乙卯海倭賊辛五郎聚衆數萬分據柘林乍浦四友齋叢說陸五臺從總督幕中贊畫回余問倭賊之在柘林與周浦寺中者屯住甚久不知其亦有斥候否夜中亦令人巡警否四周設絆索響鈴否云皆無之余以爲使當事者用計周遭以鐵蒺藜密布命細作二三人深夜入賊中舉火大軍在二

鑼

里外但鳴鑼發喊則此輩驚動自相攻擊可以殲盡矣夫山林險阻不以屯兵正防火攻也豈有賊任人家淹頓日久不知用計焚之但白晝與之角力哉余戲五臺曰公平昔論兵智畧輜轅此行何寂寂如此五臺言總制公初不令我輩畫策終日只理會各處文移耳昔李文饒因維州之事造籌邉樓終日上樓計算敵人無論用兵即今人有構訟者遇一硬對頭則杭閉也計算此對頭喫飯也計算此對頭豈有工夫管閒事況用兵乃朝廷大事地方得失百姓存亡條焉豈有不專心計算而終日理會文移哉無怪總制諸公債事之接踵也

其黨葉麻窺崇德寡備正月六日以萬人攻之知縣蔡本端遁走俘男女財貨無算四月海等數千人水陸並進聲言先攻嘉興次及杭州是時胡宗憲以御史巡按浙東聞之星馳至崇德先以一

舟載酒百瓶投毒於中樹以黄旗僞爲犒軍物倭邀得飲之死者甚衆餘出王江涇仍分據柘林乍浦幾一年丙辰出寇嘉興至皂林宗憲以御史拜督府之命到官甫八日麾下卒僅三千及叅將宗禮所部河朔兵八百人急檄禮屯崇德宗憲自引兵屯塘栖及禮與倭戰敗績進攻桐鄉巡撫阮鶚自郡將至桐鄉遇於皂林賊驅所虜平民僞爲桐父老來迎紿鶚使不設備民登鶚舟即以變告鶚大驚單舸入桐鄉城賊圍之數重以一舟載攻具覆一舟於上至水門而

發軍士覺之下巨石碎其舟賊皆溺焉又以木爲高
架懸巨木以撞城知縣金燕爲綿索纏木巨斧斷之
又以大舟駕小樓其上外攢以木中懸以梯賊升梯
輓諸舟薄城城中使鑄金人鎔鐵汁灌下賊不敢近
又舁大將軍來守卒發佛狼機擊之舁者皆死海度
不可攻乃棄城大掠在桐鄉者一月復東行轉掠入
郡裝橐甚夥有歸志會郡人通政使呂希周歸安副
使茅坤議遣辯士下海諭王直降直遣養子毛海峯
來謝宗憲乘間亦遣海上華老人往說海降海怒將

殺老人會所幸王夫人為之請得放歸宗憲復遣蔣洲等說之且言願歸者當資以舟願降者當封以職海自計輜重既多陸行則人不能任水行則海不能渡莫若借洲等言運和以謀歸遣使報制府願如約令擇善地就便安插海乞東沈莊居之沈氏族譜梁莊順海官地陸兵所營沈莊我大參公私第有新舊二宅相去約三里許水周遭數重可依以為險胡公遣通事羅文龍童華誘海入居我莊徐海居舊宅為東巢葉麻陳東居新宅為西巢胡公羈縻之間諜往來不絕賊殺我使人胡公慮事敗欲嫁禍我族族之被逮者百餘人又旬日徐海生子彌月宗憲遣鑷人樂工往齎花紅羊酒賀之海遣人來謝

後海與賊首葉麻以争祝氏女子故不協既就撫麻與東等願歸海願留乞封爵宗憲許之既而海與麻等分所掠財物海曰我留此尚須多置貲重麻怒與之争海亦怒乃以書上制府曰麻等可擒也我當散其黨以乞舟歸海爲名誘麻等入城擒之宗憲大喜越三日海同麻至郡索[illegible]毋好語慰之急令海收諸路餘賊數日之間合千餘人以計散處之遂收麻等賊首八人麻就縛時知墮海計見宗憲曰我等墮徐海計至此海不足有爲當致其偕來就死耳又旬日工

部尚書趙文華督師至郡軍聲大振海見雖降無益大懼遣倭使送寶刀及葉麻等所贈盔甲等物宗憲勞以花幣與繳命海親至軍府會議海猶豫未敢來七月抄海移輜重二十七舟將行麻等部下殘賊大怒曰汝陷我主何地今棄我而歸耶因相殺所傷畧相當海將遯出海口我軍甚盛不能出乃復入駐兵於梁莊宗憲又遣諜陰賄兩侍女說海幷縛陳東海自念有功朝廷或當待以不死遂於八月帥黨百餘人冑而入平湖城見宗憲及鶚等皆叩頭呼死罪宗

寃摩其頂謂之曰朝廷行赦若慎勿更作孽海歸沈莊終不自安乃為好會召諸隣人飲半酣其黨悉拔劍按席上刼少年輩髡之以為用是時陳東餘黨尚有在沈莊賊中者宗憲令東作書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來襲汝矣東黨遂逐海鬬數日大亂官軍進圍之數重挑戰六日海為賊黨所殺方倭警時少林有僧諳兵事參將萬邦孚館之家倭酋二大王者年二十餘有幻術每戰軍人輒揮白扇酋獨衣紅袍騎而游行則官軍自敗把總指揮陳善道邦孚婿也為賊

所殺邦孚不勝慟僧請往破此賊但不願受中丞約束邦孚喜為白軍門從之僧集其黨八十餘人身持一棍蓋以古大錢貫熟鐵為之重可四十斤時方五月令軍士各簪榴花於首僧別擇一雨蓋行作採花狀二大王望見之即若縛手然僧以鐵棍擊殺之并殺其餘賊十餘人且行且罵曰今日可盡殺此賊官軍在行間爭首級至自相殺止之不可乃大怒麾其蓋賊遂能舉手應敵其懦者亦四面避逃矣邦孚欲留之再戰謝曰不能助殺無罪之人遂別去 明詩綜

表道倭寇為患結少林寺僧傳格鬪之法倭犴杞諸山倓釋於身然其徒二百人薄倭營縱火前擊賊之崇太倉來乞師別暮月空等十八僧選經師天員為將尊於翁家崇諸僧衣錦袈裟持杖口會溪藍遇賊以藍塗面自地躍起若畏畏前擣倭大驚以為神遂大毀倭追及嘉興之白沙灘殲焉悼按邦乎民望于之當是同時禦倭而所用皆少林僧田州土知州岑彭妾瓦氏素以驍勇聞諸蠻無敢攖其鋒者與東蘭等州土官舍同應

詔就調來郡與其姪俱以三月至海鹽行軍頗有紀律秋毫無犯四月倭寇金山衛瓦氏獨出戰使其姪為前鋒哨探賊掩擊之殺數人死於陣越旬日都司白其率兵迎擊於金山被圍者數重瓦氏縱馬衝擊

圍解白得脫五月瓦氏復獨出金山海中大戰勦殘
賊一百五十餘以首獻賊怒甚首柘城空壘而南圍
金山城大索瓦氏拒守甚堅不能破然所殺傷亦多
城守凡兩月督臣張經得罪督師趙文華巡按胡宗
憲俱有賞賚亦賞瓦氏銀三十兩綵緞三表裏餘姚
孫文恪陞夫人楊氏名文儷集中有聞徵瓦氏兵至詩
曰繡門旗下陣如雲萬里提兵淨寇氛多少村官屯
海畔策勲翻仗女將軍
葉麻日本人倭中酋長也嘉靖三十四年率真倭數

百人各駕大艘來掠郡屬諸縣所掠丁壯皆録爲兵故倭益衆以徐海多謀引爲將領分統其衆勢遂大振麻與陳東初來時屯沙上故又稱沙上賊轉掠二年所向無敵麻素悍尤稱渠魁擄掠既飽思東歸總督胡宗憲遣蔣洲說之曰公等欲歸第約束無再犯內地官當置舟船送入島中麻聞其言欲歸特甚麻有表花所掠婦人祝氏美以爲妻久之祝日夜涕泣思歸麻憐而放之既擬連和羣酋置酒高會酒酣徐海謂麻曰兄有嫂幾人麻曰無之海曰聞有一祝氏

麻曰去矣海已醉漫應曰佳人難再得兄棄我當取之麻大怒曰聞汝有六七妻亦肯與人否海畏麻勇悍佯謝而去自是與麻有隙麻因還賊數百㨂衣花復取祝氏去海構麻於宗憲因僞與麻好而陰使人散其黨麻入郡城勢已孤乞舟不得逗留數日宗憲置酒招麻等八人飲酒闌使人僞齎花紅賚之就以紅縛諸酋皆刖其左指拘於獄麻受縛時罵曰爲徐海所賣八人者麻及吳四王七胡四戴二董一董大王亞六惟麻係真倭七人者皆華人也

陳東日本人為倭中貴人薩摩王弟書記東與葉麻合軍於沙上刼掠無虛日東圍桐鄉官軍屢戰不勝宗憲以謀間諸賊旣受款麻先入城就縛宗憲乃僞為麻書致東曰苟殺徐海制府不惜厚勞送歸島中書不達東所反致諸海海得書大怒急就撫而東勢益孤宗憲又遣人遺海妾翠翹綠珠令日夜說海海遂縛東來獻以三十五年九月八日斬於郡之演武場東之餘黨未誅者以海賣東卒與海相持海亦就擒而倭患遂息

錢燦嘉興人家硤石少以勇自負嘉靖中坐事繫縣獄倭寇郡城有言其材武可效力行陣者巡按胡宗憲出之編為軍卒三十四年六月倭再寇郡戰於北門宗憲親督戰方與賊遇而舟覆宗憲溺焉燦急與勇士沈坤入水援之出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參將湯克寬皆以喪師被逮去而宗憲獨以捷聞自是燦為親軍常令主管機務既宗憲擢浙直福三省總督代經燦恃寵稍橫宗憲不之禁且睨視諸軍禦敵無紀律遂糾合亡命自為隊伍與桐鄉生員胡鶴齡謀

逆時潛山金燕知桐鄉聞之密以狀上督學副使石埭畢鏘乃託疾居桐鄉觀變燦度事急乃斬捕者挈其妻子夜遁匿海寧許秀才家次日與黨（淇）蔡○文等脅衆數百人以叛官兵擊之遁入太湖未幾與徐海葉麻連聲勢遂入倭中胡許二生皆死於獄宗憲聞燦入倭中遣人購之曰得燦首以獻者許降否則終議勦也是時徐海已有降意而愛燦不忍殺乃斬他人首僞指爲燦以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獻於軍門九月斬麻等於郡北而燦以已授首不追論卒逃入

海外不知所終

倪弘三小字阿保嘉興人少無賴糾集游手子弟横行市中睚眦殺人又多智術官捕之免脱去白晝刼掠村落官兵不能禁嘯聚至五千餘人往來蘇湖常鎭諸州殺害官民商賈無算朝命發兵二千合浙江兵討之反為弘三所敗軍卒傷死者不可勝計按察使周新請觧公務得自率諸軍一意討賊詔報可乃廣立賞格購募晝夜捕捜凡小江口港可通諸路者悉設木柵守之令官吏譏察出入舟船江南諸郡不

能容乃趨河淮間將轉掠而北新遣壯勇軍卒千人
尾其後追及於桃源縣生擒其首數人弘三逸至永
樂十五年八月己酉擒送京師與前所獲數人磔西
市餘黨弗問自是蘇湖諸郡始安堵周新彊直論功
將還會奏事京師道逢詔使千戶某將逮官於浙大
作威福新怒即捕繫所在獄千戶逃歸愬於帝帝詰
責新新力爭不屈帝怒斬新新後大悔殺千戶帝晨起
見紅衫立殿下叱曰何官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
有大功於浙令爲浙江城隍神故來謁耳

平康者本姓史字慶真海鹽人以罪遣戍逃歸改名還居崇德哭結豪横畜僮僕數百人强奪民田刧財貨莫敢誰何家既富居室器用擬王侯小民忤其意者輒殺之怨家訴於巡按御史尹崇高崇高遣人捕之平康挈家遁會赦還糾集流民及千戶范信等凡八百餘人奪民船五十餘艘弓矢弩砲旗幟鉦鼓悉具申號令刧怨家執其親屬隣里盡掠其家財燒廬舍驅逐子女以去旁近民皆驚走巡撫浙江大理卿胡槩奏請發兵捕之漁村儒林詩話胡槩來巡視浙江教諭有云胡卿到日如

朕親臨當時嘉禾富家無分善惡皆遭其毒手緩軒
劉先生稽已中鄉試然姤賢媄能與余家有怨因上
一詩云家業飄零一未成蕭蕭行李上神京小兕荷
搭有飢色慈母倚門空嘆脅風未起時先秩薄錢將
使處又囊輕太平宰相誰憐我惟有文章大理解意
欲諮我曾祖考明學翁翁先知之與天寧寺僧其謀
送畫師錢姓者在臨清軒臨盛子昭山水每侯先生
入則立屛石與之對面終莫能發一語解亦厭其見
之數仍命作一詩詩愈哀苦乃命七縣糧長各與宋
五石先生得米已足余家姑得無恙先生以赴京許
訟翁里不于己事死於道胡之族人假手松江王翰
無親竦皆謫戊遠方其子孫之不肖至不可言乃知
天道之不誣也按稽字惟載嘉與人宣德丙午舉人
滋陽教諭其祖彥倫明初以薦官御史其子孫已不
可考稽與雁湖陶氏交好陶譜中有其詩
文而竟欲中傷於當事殆有文無行者歟遣官與杭
協同浙江三司官討捕康康逃匿海上宣德三年槼

等獲其黨二百餘人械送京師上諭三法司曰康罪在不赦但一人之惡累衆如此其中豈無詿誤脅等宜辨之仍令本省巡按御史金濂及三司官捕康不獲濂以失賊白衣領職至七年始獲康及其妻子悉送京師斬西市大事記逃至江西擒斬之其餘豪横甚多嚴治不少貸因平望而東蕩漾據爲淵藪出掠奏設秀水平湖桐鄉嘉善四縣復濂官

陳輔嘉興所百戶也素以販私爲業事發革任心懷不逞聚黨衝衆遂思爲亂弘治元年四月與其父陳瑞其子陳文陳武婿鄧夔鳩集所部白晝入城知府

徐霖踰垣遯遂攜郡印刧庫藏數千兩釋囚徒八人又刼奪所千戶印執千戶白鎰及其妻殺掠吏民盡剽城中金帛婦女入太湖而去鎮守太監張慶等以聞時輔勢猖獗民情大恐意其或成大事兵部尚書項忠以削籍居家卜之曰無能爲也今日旺神在西而賊乃揚兵東出是謂休門旦夕授首耳已而官兵大集追至吳江縣之壇邱獲瑞等十二人輔後逃回秀水陶家橋捕急自刎死上得奏時急遣刑部侍郎彭韶領專敕巡視浙江督責地方文武用軍興法詔

至而瑞等已擒及輔死乃械瑞等十二人至京師有
旨梟示幼者二人并妻妾子女配功臣家財產入官
父母子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
李松本烏程雙楊村人少為道士嘉靖三十六年游
烏鎮主鎮民沈松家設立道場持齋諷經自言能呼
喚風雨兼曉遁法以煽惑愚民稱為白蓮教主妄刻
江山水石保命長生天福印記多製白巾為號言末
劫之年地方有大災太湖水乾五十餘里其中現出
金寶不久又當洪水泛漲民將魚鱉從我齋戒給此

印信白巾者臨期免死使沈松與同鎮陰陽生郭震
轉相傳授郭又謂諸人曰道人左手有山河右手有
社稷脚底有乾坤二字真主無疑由是四遠村愚北
面受戒者幾千人因分為大乘苦真等七十二教名
色在於七十二處起兵救度十三布政司九十二億
萬人歸我遂有拳教李南蔣朋沈乾等尊道人為師
待招兵衆多一時同反先據湖州候各兵到共成大
事是時兵備衙門有水兵把總武生毛荃聞而應之
與陸兵隊長姜緯拳教高仙秀水縣吏江叔約張龍

等同往訂於九月十四甲子日甲子時起兵攻湖州城（大事記作嘉興城）約於城外五里亭取齊毛筌以是言約同邑武生胡亮亮佯許諾夜聞之兵備副使劉壽急督把總王彥忠千戶金丹崔廷潤鎮撫劉欽等發兵勦捕先縛筌仙緯於張龍家樓上搜獲妖印一顆號布三疋白巾二項妖書二冊又行湖州所指揮蔡茂恩千戶李鉞到鎮擒賊止獲沈松一人道人與李南蔣朋沈乾賊黨五百餘人縱火焚鎮上民居往雙林屯住官兵樹幟招撫南等畏諸賊散去傳令斬不用

命者然見勢已孤迫皆潛遁惟李南夜投雙林唐氏官兵覺而圍之千戶金丹率壯士入戰南突圍而出殺官兵朱森鄔江等而賊黨李成王恩亦被戮南為追兵所獲凡縛賊首一十二名李南蔣朋郭震沈松沈林沈乾毛荃高仙姜緯張龍江叔約張濟惟李松逃匿不知所終

大事記李松作馬祖師逸入杭州已由紹興過寧波民閭競言馬道人分徒黨徧擾村郭或以人物器皿投地人得之以歸即舉家擾亂不可毆逐或升屋破壁而入無問男女深睡時為所壓不能展轉寤則氣索索不蘇有因而竟斃者遠近大閧每向夜則具刀仗震響竹追逐之竟夕不息各戶多懸蘞蘞藪藪四字以厭勝之當道奏聞勒限追捕竟不可得民驚擾逾四月始息

梁翰崇德人與本邑人譚金林思成等為盜崇德縣丞王爵轉餉二千八百七十兩道經仁和之瓦窑頭翰與金等一十三人刼去爵赴水死事聞通省合捕之生得翰金思成等又有吳應龍王守義李六楊鳳亦被獲尋復得陳元功鄭華楊四三人是時有洪雨者及鄭華為保姦并逮訊首服存金二千五百有餘惟陳七王立趙龍見遯逃不知所終巡按御史徐栻刻指揮張誠千戶李珊縱盜事下兵部尚書譚綸論貶誠珊秩各一級梟斬翰等於崇德市同時有蘇松

倉大使蘇刺解上海京庫銀一千二百兩行至嘉善被劫不得主名同知掌府事曹維倫謂巡徼卒史方玘曰典司疆場而失帑金主名不得宜且自償待罪可也分巡僉事方萬策為之揭報巡按御史常居敬臺御史黃鐘韓介以為賊奪國課不以告雖自償不可為奏故下部議罪方玘及典史黃茂懷萬策維倫咸奪俸視事盜卒不可得

冒天秀秀水人本農夫善泅能於水中數日不食而行止自如崇禎末郡大亂乃嘯聚諸亡命於太湖劫掠

無忌七邑皆被其害每遇富室子必刼以為質而取錢不饜其家不止其下諸盜各為名色有錢大者驍勇為最善用鳥鎗發必中人項下立死賊中稱為一粒珠　國初橫行者累年官吏莫敢問周天死餘衆稍稍散去錢亦更名字出走有某孝廉者公車投為僕孝廉不知其素携之入都中道乏資斧錢曰無憂因夜逸比曉復來則出囊中裝以示孝廉皆白鏹也孝廉大驚欲遣之錢曰願送至都當去孝廉至都錢亦不知所之 焚餘稿陸鍾奇者故太宰莊簡孫也富甲東南日聚無賴子飲博歌呼名娼絕

技無所不集習久不覺其快輒起異謀於是李九仙
者進幻人馬聞玄為軍主而蘇湖不逞如業朗生印
太虛吳野樵輩數十人各列秩分地一日密聚煙而
樓以長至日乘拜賀突入據郡城徐圖大舉會謀迸
鍾奇與聞玄等迺室松江之白龍漳以踪跡不倫為
彼中捕獲事聞道院一時驟臂時詹簿基志為鍾奇
嫡叔而吾邑侍御其於鍾奇之兄有姻勝熖方赫蘇
松道其又侍御門人也詹簿傾貸侍御羅力屬當事
立殺聞玄威口而鍾奇始脫方鍾奇之獲於松江也
松捕周其搜其舟得行師八戒一冊發鍋紀一冊龍
禾一龔人肝三寸周故虎捕多心計械鍾奇等之官
而陰居四物為奇貨詹簿蹋急託內底屠楢龍字亦
玄者往叩周周索賂一萬屠為捐三千金盡得四物
以歸詹簿亟滅其跡於是鍾奇始終以無證漏網人
肝所自殺乃一家僮得之問何須此日壯膳華亭朱
本治故檢討朱公大詔姪其父大英為陸氏增而夫
婦不相能婦死陸因訟朱時莊簡勢正炎陸知朱有
家貲綠王盃盤計誘英至吾邑因之獄而扶索之英

餽千金弗釋已盃至始釋英歸鬱鬱死自是朱陸冠
警矣事在萬歷壬午久之莊簡物故而本治中癸丑
科進士官孔部鍾奇事敗於松孔部乘間遣家僮數
輩蜂薙至其家設祖父神位於廳事而叱鍾奇納拜
拜已孔部父于手鞭之數百顙死詹簿急揮千金携
府捕以郡守命來言朝廷欽犯不得敍核之去詹簿
親捧原盃及千金造孔部乞哀甚懇孔部見盃蕪膺
號慟慟定顧諸于日此妖物也何足寶立推碎之而
捐于金於學舍以助貧士婞按鍾奇國破時居民憤
其豪横毆之垂斃繫舟尾往返數里氣絕而後沉之
其居在舊帶人煙捐家自後家既燬
蕩地亦蕭條而新帶遂讎爲巨鎮

嘉禾徵獻録外紀六

郡人盛楓丹山輯

侠妓 才妓

汪佛奴　杜韋

蕭雲犀　輕煙 輕雲

薛素素　周文

顧娟娟

汪佛奴秀水人姿色殊麗爲郡中妓元末邑中富室濮樂閒以中統鈔一千錠買爲妾暇日園桂盛開樂閒置酒爲歡酒半忽淚下佛奴問所以樂閒曰吾年

且邁度非久於人間者他日善事後人可也佛奴亦泣下以死自誓樂閒死佛奴削髮為尼深藏不出終其身洪武末猶在年八十卒樂閒有子曰仲溫仕元典吳市稅課見楊維楨桐香室記

杜韋秀水人居郡中寶花倉為妓[illegible]監善貞子戲每當場無出其右者華亭舉人范允謙字牧之允臨字至之之兄也少佻達不羈至郡一見韋輒以生死為誓經年不歸允謙婦都御史陸樹德女樹德聞之怒訟之有司繫韋獄中允謙以重貲竄取以逃丙子會試偕

抵京允謙病甚咯血不能吐韋以口接之入口輒嚥以為常允謙慮身後韋不能留韋以死自誓允謙死韋扶柩至揚州既渡江謂從者曰我所以不死者念旅櫬間闊少伴數日耳今去家近無所慮矣舉兩袖一實滇子一實宋硯皆允謙生平所珍惜言訖一躍入水傍人止之不得翌日覓尸葬於江滸後有江西士人泊北固下奚奴夜起小遺忽僵仆作吳語曰汝何人敢污我頭髮我杜韋游戲水府者三十年一旦見辱至此士人大驚且日覓舟子中吳音者問之其

老人尚有知此事者為述始末乃具牲醴長跪首罪奴乃得甦

蕭雲屏嘉興人本娼家父母挈以入京隸樂籍色藝冠一時崔呈秀為御史以千金購之寵專房闥其兄惟中以呈秀故授神機營都司數年呈秀坐璫敗垂死數目雲屏雲屏曰豈有所疑耶請前死遂自縊惟中為人糾彈失官仍歸樂籍落魄以死剝復錄天啟七年九月思陵即位都司蕭惟中挈問正罪惟中為呈秀之妓兄以樂戶為都司

輕烟輕雲吳縣人本娼家女其母亦吳中妓也輕烟

色豔絕一時輕雲則中人之質而吐音激越度曲究
轉往往並傾其座人輕烟尤獨善琵琶爲燕趙凄涼
之調一時平康諸妓皆從之習新聲終莫有及者然
性多俠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齎多金賂之輒不顧一
日富貴人召輕雲侑酒受窘辱歸自是杜門謝客有
黃用予者本休寧人其父商於嘉善家焉用予讀書
觀音山往來輕烟姊妹家俱願委身用予因出數百
金購一宅於邑中徙居之稱黃氏宅仍令用予讀書
於山資其朝夕用予父折閱歸家將鬻産以償負竟

病卒用予聞訃歸染疫亦卒時崇禎壬午也凶問至
烟雲一慟幾絶輕烟謂輕雲曰薗我各懷孕數月不
可遽死令黃郎無後乃束裝詣用予家用予母不納
則賃居於傍事用予母盡禮既而各舉子用予母始
納之復出數千金授用予母營運家漸饒延師課子
極嚴後二子皆爲諸生

薛素素行五小字潤孃本吳江人居嘉興數嫁皆不
終去爲妓禮部尚書華亭董其昌未遇時客檇李中
見素素而愛之爲作小楷心經兼題以跋贈之中歲

游京師名動九衢有圖其像入鑾中者酉陽宣慰使彭某深慕之必欲招致費金錢無算不可得也卒有南游草人言素素有十能詩書畫琴弈簫飲酒馳馬走索射彈也彈尤神妙置一丸於小婢額上關弓發後彈碎之而婢不知嘗懸紙於空中舉手畫碁格無一回邪者諸大家頗流傳以為珍玩焉甲乙剩言京師東院本司諸妓無復佳者惟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姿度艷雅言動可愛能書作黃庭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又善馳馬挾彈能以兩彈先後發使後彈碎前彈於空中又置一彈於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也素素亦自愛重非才名士不得一見其面又負俠好

奇獨傾意於袁六微之余笑謂袁曰袁黑得於袁素相憐能無為我輩妬殺素素好佛師俞羨長好詩師王行甫人亦以薛校書呼之雖篇什稍遜洪度而衆技翩翩亦昔媄之少雙者也

周文字綺生嘉興人自少為妓體貌閒雅不事鉛粉最工茶具弈居第三手舉止言論儼如吳下士人諸名士游禾及郡中縉紳好文事者率名文至分韻闈題以為風流勝事都御史沈思孝林居重午日召客命文侑觴不至明日乃來問其故文曰昨偶席上賦詩未就耳思孝曰爾能賦詩即景以五月六日為題文應聲云酒剩蒲觴冷門懸艾虎新坐客擊節文多

儆辞一日坐客分韻有叶習家池者文笑曰毋乃太遠乎諸客皆拂衣起文乃作詩曰掃眉才子多相忌未識人前作校書盡自傷也久之客吳中亦多與才士游錄詩人王野字太谷吳中見文詩擊節曰薛洪度劉采春今再見矣京山李維楨字本寧流寓淮南與江都詩人陸弼字無從等結淮南社野攜文詩謁諸公曰我能致文入淮南以張吾軍維楨大喜相與買舟具裝各賦四絕句以趣其行比野至吳文已適松陵沈志學字同和丙辰除名會元吳文既自以屬身非偶敝衣毀

容重自摧廢晨夕炷香於佛前祈死并不復爲詩然猶時作小詞寓意嘗有句云侍兒不解春愁報道杏花零落未幾下世同郡沈宛君云周綺生初出平康終歸匪匹鬱志而死遺稿甚多不復傳良可惜也陳尚古簪雲樓雜記

妓連蕙蘭因事繫獄以書干岳石帆有云含羞羞婦亭前獨語語兒溪畔岳爲致當路釋之一時傳爲佳句按蕙蘭始末未詳附記於此

顧娟娟嘉興妓居蘇小墓東北爲人短小穠粹妙於歌舞雙靴柔弱胡旋於燈下觀者莫不嘆絕間作小詩以書法不工向人口占而已崇禎末卒鈕琇觚賸嘉興買墨

斷

林游金陵昵院中一妓久而欲別妓執手雪涕意殊戀戀項歸乃廣購沉水香鋸為卧床玲瓏工巧復以名紈美錦製衣數奩裝巨艦訪之入門值有客在妓顧項若不復識項前通姓名且言有所持贈妓始婉容加禮焉項命潔前堂昇床置其中閣院爭來致賀犀艷紛集項乃大張綺筵敘鈿絲管分行接響酒半忽抗聲指妓云我以世上有情種多在章臺故不惜千金以買一笑詎朞月之別便已相忘絜薄花浮於今乃信呼僕出奩中衣悉裂之奮大樵碎床焚於庭烟惱裊空徧城闐異香經四五日不散因名此街為沉香街

嘉禾徵獻錄外紀七　幻異

郡人盛楓丹山輯　男支焯校訂

鷹　　　　人面鳥

蛙　　　　蛇

朱堯封字少溪平湖人隆慶初寓居郡城洲東灣家貧聚徒隱真觀中一日有女子翩然而來容甚都治招堯封若有所適堯封隨往出自東門迤邐而南不數里天且就瞑又一女子持燈迎於途引入林麓間蒼梧翠竹環帶室廬頗極幽趣入室則金碧瑩然異香滿座須臾又一女子引麗人出拜賓筵羅列珍腆殆非人間所有敘及古今典故生亦不甚解但唯唯

而已食已延入書室縱觀典籍圖繪亦先怪可喜更深相携就寢備極繾綣叩其所自俛而不答居無何曰君行矣明當早至此瀕行又囑曰吾與君有夙契故輕就君愼毋洩一語復命女子導行有頃抵家已三鼓矣家人叩之不答厥明亦然又明日亦然而神志揚揚旁觀大覺有異父故疑之有間其母姨來託其以私意問堯封堯封微露其意姨曰謬矣此鬼魅耳言之家人謹守之令不得出入女子者亦一二日不至已而復來生復隨之行則道路崎嶇雷雨交作

女子曰爲君洩此機罰君過七里岡也既至麗人謂之曰薄倖子更來耶吾以心相許而子負我即麾門牆之外迅雷霆而凜不可居堯封叩頭請罪仍令前女子送歸道路間闊不克盡述及抵家星月朗然衣履亦未霑濕也其父防之愈密越月餘麗人忽自至憑生語曰君何負德乃爾因長吟一絕恨滿塵寰不久留而軒獨御上瀛洲憐君一點塵心在海誓山盟不到頭未幾天人士聞而來者以百數乃命其父錄其語問其所居則曰天高地迥海闊江深山明水秀

是我蝸村問其名曰草野相逢降王臺來時有念下天台山人一宿姻緣絕解下安冠淚滿腮譚之蓋蓬萊仙女也有疑其非真者復吟一絕云我是雲邱散誕人平生三見海揚塵今來寄語夸毗子何必勞勞問假真吟畢曰仙凡永隔郎君自愛余從此逝矣一時兒童喧然言半空有人絳衣霓裳拱立於上少頃不見

晉干寶搜神記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忽見鬼魅入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彥思治之無敢詈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肴既設魅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取虎伏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

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
彥思夜於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
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令當截汝屋梁即隆隆有聲
彥思懼梁斷取火然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
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
思復道吾否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當是狸物耳魅
即往謂典農曰汝取官穀若干百斛藏其處為吏污
穢而敢論吾令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
而謝之自後無敢遺者
三年後去不知所在

檀仲師者郡之鳳池里人也嘉靖甲寅倭寇屠掠城
邑無休日三月突至城下仲師計無所出走入天寧
寺至嚴將軍墓下頹然荒塚耳顧其旁有一井勢且
逼窘入井中初覺水聲湏洞及諦視雙足若立淺沙

中旁有一穴窅而深乃匍伏以進行數百武始有光
疑透天日心且駭惑駐足未幾忽聞潮聲鏗鍧益惶
遽然業已至此且前行又里許便非向傴僂狀直如
游行岩穴中路盡見迴溪一帶旁置枯槎坐其上食
頃洪濤簸蕩漂槎而去仲師恐僵臥其中長風澎湃
度揚帆可行百里天色常如薄暮時正閉目冥思忽
若槎觸岸不復動試起窺之乃山島耳此時如初曉
雲霧靉靆草木葱蒨解帶繫槎攀蘿而上仄徑僅容
一足窘步而登數十丈有石壇竹下坐一道人焚香

方罷爐煙猶自繚繞仲師已知非常人乃稽首曰某因避難誤至此地幸仙人示一歸路當終身頂禮道人曰誰引爾來耶仲師曰無人但偶上枯槎耳道人曰下方屠戮尚須三年此是冥數不得逃汝幸已免禍何不少留仲師曰非不願留奈家有老母更無妻子奉養適來毋往姊家不及相顧寸心惶惶豈能久居於此道人嘆曰孝子也與食一器覺香味異常不辨何物道人起謂曰既欲歸凡界當送汝行但不得循舊徑矣下岩令仲師登槎道人以口吹槎槎如飛

渡一二時隱隱見有垠岸須臾復觸石而止登岸有
漁人在焉問是何處曰此海鹽砂腰地去郡百里吏
入市中知賊已西南掠崇德遂行乞而歸
陸道判嘉興人洪武初游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
不勝祟擾以是徽價售於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
忽有二女子笑於前陸知為怪叱問之二女曰妾乃
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早視
斂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枝因斧之聲琤琤啟之下
有石版石版下數甖貯黃白陸遂有之日以饒富後

贅沈萬山貲產浩無紀極爲江南富族之甲上聞之皆沒於官見眉公筆記

海鹽法喜寺久圮嘉靖壬子僧戒楫者重建之五年落成其羅漢堂初時傾圮尤甚重爲諸相旣訖工仲冬大雪寺僧普瀾卧病居堂左小閣更餘忽似有人行庭際普瀾以爲盜也從牕隙俯視之乃一老僧眉長尺許與一少年僧肩錫徐步空壇朗吟曰旻陀羅樹幾花開又見山僧踏雪來飛錫正如冰柱長眉眉贏得白皚皚遂據石而坐復嘆曰塵土以來三百年

矣一旦如此埜設識可謂法喜乃我兩人獨遭穢濁此將事者不虔耳向堂中一指忽聞倒塌聲普濶大驚呼衆起視二僧已不見第堂中長眉及卓錫者二像盡壞普濶乃以淨土更新之

海鹽之澉浦西門内有延真觀元時宣慰使楊梓故居也中有樓十楹置歌姬其中崇麗無比名曰梳妝樓國初楊氏遠徙改為羽流所居是樓素多魅莫敢夜坐即梯級亦不復整理正統初道士朱洞元於秋夜微月攀梯而上樓中似聞笑語聲從欄間向月望

之牕中綃幕搖蕩簾鉤錚錚然案上有箏笛數事忽一姬衣白衣拈管曰夜漏淒清何以破此岑寂少頃有二三姬人服色不一從牕間下笑謂白衣者曰大姑別來無恙尚能作爾許閒弄白衣笑曰桂宇深沉人間無此清曠愁眉相對得無辜良夜乎三人中最少者起應曰箏管久聒人耳漸覺煩亂適從石帆山來有小詠願與大姑商確白衣喜曰極稱幽賞少年歌曰煙裳雲佩出幽扃望裏叢祠列炬青七十五年歌舞地杳孃愁見舊山靈白衣嘆曰出語雋絕酷似

標格但令人易窺本色耳妾不才願以今日即事步前韻少年起聽白衣誦曰一溪流月破雲扃鶴唳銜煙荼幔青傲得山人因辟穀癡龍珠在舊通靈少年笑曰佳則佳矣但末句仍露本色柰何白衣亦笑因顧二姬曰二君豈容無句二姬起曰拙於賡和謝不敏矣白衣固强之坐側雙鬟方命酒乃以觴二姬曰金谷之數無辭矣二姬曰飲量素不佳宣慰當來即須倩和白衣曰然則少待舉觴有頃一綠幘黃衫人年可五十餘亦自牎間入曰吾兒來幾時吾竟不知也

白衣拜曰涼月微步偶憶故園入坐因及韻語二姬
具道其詳緣情者脚碧山如畫倚岩扃海日空濛烟
靄青天地獨留長恨在千秋猶是泣湘靈白衣顧謂
諸姬曰我父豪邁之氣一往未已至今猶有按劍起
舞之致然世事露電無為自苦緣情者起立長嘆曰
往者莫追來者可慮豈料今日復當罹泉下之慘四
人皆泣下沾衣乃令少年姬按箏而彈緣情者歌曰
重樓舊夢依稀記是當年小山叢桂裏閑襟北牖引
壺浮白暗塵生灰却從前羅綺漆燈黯黯松門路閒

作伴頻來花底早則是同在重泉更禁他雨散雲飛依舊嬌石人兒也消得相思幾多清淚休信道白玉為棺黃金作槨畢竟無人覷著伊今日個琴冷雍門甚覺得我心腸欲碎歌畢諸姬皆泣下白衣亦泣推箏而起客問綠幘者曰玉魚金盌何為少變其文綠幘者曰他時正當有驗臨行復謂白衣者曰屠家姑勿謂汝便高枕一笑而去仍從隙間出洞元注視已久忽覺驚風吹灰土下梁間躍而下暗記其事後數年吳家山下發楊氏塚入其中堂皇可容百人見一

棺以鐵索懸之前有堆盤五器皆黃金爲果實盜以魚簏裝出皆化爲土里人爭相傳視惟携得一硯形如風字賣郡中天寧寺僧轉歸項氏又數年乍浦耕農於屠氏塚旁得一瓦枕兩旁有孔中空叩之鏗然仍歸之屠氏洞元乃悟綠幘者爲梓三人者諸姬白衣云屠家姑者蓋康僖之先人也澉浦志洞元戒行精專祈晴禱雨驅斬妖魅無不響應張方洲家長女病瘧洞元取豆一粒咒之以授方洲曰水吞之方洲不以爲意也明日瘧大作其豆忽自袖躍出跳躑不已急以水吞之立愈邑人姚士粦爲之記後士粦館穀於屠乃諱之

嘉靖壬子七月平湖張轅者病革昏憒之際被人拘
置一柵欄中見其故父張希旦及同邑曹金故父曹
愛雲愛雲云汝何至此轅云被人拘來愛雲云汝不
妨我子曹金將不免希旦問故愛雲云牓上有名轅
曰恐是同名姓者愛雲云下註任同知無疑矣希旦
將柵欄推開謂轅曰汝可急走轅遂奔出病乃霍然
時金尚在杭州游覽無恙聞者不以為然九月歸會
飲於嘉興陳氏中風遂不起金字海山嘉靖戊子舉
人

文林琅邪漫鈔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
時事以十二辰為詩次年憲宗厭代詩云勸君莫

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詞騎虎之勢不能下校晃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困淺水廽蛇鰍鱔爭雄雖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鬬雞亦是五百兒口口銖犬下陸走牧豬奴厭令人嗤

海鹽訓導翁恆吉壽昌人一日空齋獨坐忽有怪風從牖下起蓬勃掀播震蕩無已起步庭側階草不動及入室復然心怪之疑牖下有異未敢發是夜夢一婦人自稱為前訓導樊經德之妾為悍妻所殺葬此今訟之冥司冤已白矣乞為我改葬明日命僮奴向風所起牖下持鋤钁穿砌土三尺許得兩缸中合一

婦人屍色如生因以詢之齋役果有殺妾事當捶撲
時號楚之聲外間第未知埋處爾爾也恒吉具棺殮
葬之郊外夜復夢此婦來謝未幾聞經德死其子某
新舉孝廉亦死悍妻窮老無所依云經德縉雲人夢
餘稿吾郡精嚴寺僧某善治生殖產可五千金宋羽皇
諸生時讀書其房心艷之壬子癸後屢有所貸索不
盡愜復心銜之與其同志友馬涇原陸道符朱君升
高山音等六七人謀所以傾僧者先是僧徒某與某
妓善已復弃之暱他妓某妓頗含憤諸君知其事某
家貧某僧一日往莊上令某妓扁舟進訪度其已至
則某君携幹僕數輩乘夫狼舡薄暮抵其莊先使其
僕通曰某相公明日進香某某莊今晚借休上房僧意
餒應之稍遲則直闖臥內遇某妓佯驚曰若安得在
此妓笑曰此吾熟識也何足訝僕以告某某遂作色

佯言且送官僧懼乞哀諸僕從中解僧為立五十金券乃釋及旦入城則持券首之別駕金矣金牌拘甚急僧師徒懼甚於是羽皇諸君陽為出謾羽皇匿其師某匿其徒而諸君陰陽播弄之令日日某官發惡非若干金弗解明日日惡少某某復有狀非若干金不解又明日日某廠某縣某翁欲斃若杖下非其翁書不解書非若干金不可得於是金盡則寫田田盡則寫房田房盡則并其石船舩及一切器皿盡之而後已而脊腴田産盡歸羽皇諸生中無賴者弃房中盆景諸小物磬携去僧還舍欲覓一盤一著不得矣徒愧見其師亡命去師傍徨無倚一慟而絕此房還空二三諸生踞為讀書所鳳而夜輒聞鬼哭聲此戊午春事也是秋別駕病劇乞歸卒於舟次未矣四五君相繼娶皆見僧為祟而羽皇尤甚蓄其第乙未進士

陸宇懷以字傳失其名海鹽人為諸生以醫術行於

鄉為人篤信謹厚萬歷癸未九月中偶得疾卧病月餘至十月十三日卒先一日其外舅張月川至縣寓於曹氏其弟遭宇懷於道中冠履楚楚揖之入至曹許議論款洽旁及家人細事甚周悉在坐者五六人皆共話而别明日月川至宇懷家而宇懷死矣問何疾曰自九月至今未嘗離卧榻也月川大駭以為白晝神遊有生所未經見

沈司馬思孝繼子士龍字汝納生平奉佛惟謹司馬卒十三日隣張姓以暴疾死恍惚見閻羅出至一所

閱諸神位首金臺大師次蓮池大師時蓮池尚在也
閻羅至二人位前三拜汝納亦位其下書爲善士閻
羅爲之長揖未幾張以誤拘放還途中聞號呼聲磬
其爲司馬超叩之答云我生平善多惡少但惡少者
當先受惡報余少年時家有布四筒其主久不至余
謂用之俟其人至以價償之何害其人竟不至價遂
償償地府責余妄用人物每布一筒罰焚余柴一室
令止焚第一室之一角已苦不可言張因請曰某受
教還陽何人可救此厄當語公家知之司馬曰汝納

可救其數亦將終但未知能即來否其人甦後奔告
汝納汝納即沐浴更衣趺坐而逝

丁清惠賓童時鄉人大疫每出病者聞鬼云丁御史
來矣皆避後果入御史臺累擢操江都御史嘗夢
入鬼籙自念可復還否俄累有二人導還萬曆間大
饑獨粟賑濟活數萬人歷遷大司空壽九十一終之
前一日耆老兒童見公緋衣八座從者前後簇擁問
之曰迎第五殿新閻羅也公嘗露章請釋冤獄拜疏
有鵲飛集冠上忽銜筆飛去見者異之 桐下听然嘉興陶莊人周

四嘗夜行背後有人隨踏而來回視無所見舉步復然四知為鬼行如故忽撲四帽墜地四戴而復行鬼復撲帽落水中路過清源君廟四再拜祈護既出廟四在前途拍手長嘯一鬼最巨臂毛如蝟衛逼而挾四忽見鬼作叢奔狀倉皇還四帽遂寂無所見四因停足俟之聞風聲自廟中出兵鐵錚錚若四面捷捕者須臾羣鬼悲啼而去四明日詣廟展謝見廊下泥馬四蹄踐草露猶濕

嘉興復禮鄉小律原北距太湖可六七十里相傳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於此故村民耕田往往得龍骨而未識也永樂間有一漁者識之潛持以售於蘇州南濠徐氏藥肆歲以為常一日以一枚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見之驚問得之何所曰適有人來售去

未遠因急追及之蓋是時有左瑺號李黃子者受命出采珍異朱出入瑺所欲以為奇貨也遂偕其人告於瑺瑺檄郡縣調夫船具畚鍤躬往掘之初入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神者數輩儼然如生衆方駭異及見風隨化盡惟餘骨耳遂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艘獻於朝竊取者不與焉時方貴龍角帶一銙直千餘金及是價為之頓賤宣德間析其地為秀水今其田可六十畝許不加糞治而收獲倍於他田歲每大風雨則拔木發屋而禾稼無損耕者猶時時得龍

骨於田中史鑑西村集中載之七修類稿國朝正德
末嘉興府崇德縣青
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即時燒死不知何與也
王江涇北之南張有古冢甚鉅傳為王搢於此取土
作竈甚善至是漸露石版乾隆四年已未二月有人
私啟之誌石在焉乃元提舉張姓之墓初啟火光熒
然石桌上錫瓶數枚中有茶葉米豆形色尚未全變
其池諱而不言凡槓墓之外室也內則扁鑄不可開
後其事彰露乃閩之官而植之其墓誌有摹之者而
未之見壬戊秋焯閏雁湖岡氏譜其先有諱孟生者
娶張氏為元海沙場司令霆發之姪女霆發富掬沈
萬三漢槃胃得墓在南張隆然高亦昔人已曹發之
銅鐵所鋼卒不可啟石表齒桂自明代至今猶存其
云提舉者乃司令之統銜也意司令印居旁近南張
之名亦以司令著至司令之日涉園水花園及芝溪
八景無由知其故處司令之名則湧幢小品已佚今
於譜中得之始知故家楮墨均桑梓
考發之資艮可寶也南張一云南莊

海鹽縣南十八里有集慶菴洪武初有僧月坡住此菴每說法有一虎來聽忽一日聞法已長嘯數聲兀坐而化土人瘞之菴旁名其塚為虎墩有亭曰虎嘯今俗訛為火燒

海鹽民九都歸氏兄弟同居家頗富而不相能家有一牛甚馴一日兄弟交訟於有司兄勝其弟仍同舟而歸將至家兄先舍舟登岸意將以訟勝語家人也未入門牛忽起而觸之至死其弟與衆人挐舟而來已死矣乃枕其股而哭焉以屠牛成家日命家丁行快雪堂集海鹽王同子者

屠己主使而已一夏日偶觀縛牛忽裂縛奔角抵王
就壁踰時而放且復抵幸衆間得脫竟以傷重死牛
奔渡水至秦駐山為
人獲竟與主俱斃

海鹽國子生朱玘好施同里有宋姓者嘗逋官錢貸
玘數十金貧甚無償理臨死泣曰我負朱公死有作
犬償耳踰年玘忽夢宋至曰昔欠公恩債公家明日
犬生子色純白而左股上有横黑點者即我也旦起
視犬生子其一毛色如夢中言不覺驚嘆家人共知
後此犬輒依依其旁每夜羣犬嗥此犬或否迨此犬
嗥必有警矣一夕有二十餘賊來刼玘家方抵門此

犬繞室而嘷人得盡覺玘知有異急開戶携妻孥走呼僮僕伏屋外邀之殺一人生獲一人乃東陽人為戍卒在海鹽者獻之戍將訊得餘黨盡伏辜時隆慶辛卯六月十八日也明日此犬長嘷不食自投階下若欲死者玘曰若報我竟殆欲去耶吾非若數十口皆為賊奴矣犬似側耳而聽者已復悲嘷數聲躑躅而死玘泣下為文祭之其孫諸生學章作義犬記快雪堂集海鹽城隍廟西有小菴乃邱尼所居一尼年少好容治盥面水常再三易後死見夢於他尼曰我以多用面水罰某家作黃膘豬明早就屠其處幸救我不能亦來一看如言往已就屠矣其肉果黃膘不堪

嘉靖中崇人有陳霖者以帕裹金銀飾數事令婢持
往錢工家修整忽一鷹於中途攫其帕出城去婢歸
告霖霖即登城望之見鷹銜此物直往東北下海塘
去以為必失矣無何鷹復銜之盤旋而上入城置霖
屋上霖方歸見鷹在屋簷間升屋覓之帕固在也其中
一無所失見西園雜記聞[illegible]集異說化末嘉興民家
生男背有紋如血縷隱隱吉
昌二字因以為兒名後數日村民發地得青石版
下有字曰吉昌啟下得窖藏錢數百緡皆有吉昌
字鄉民數十輩欲之兒父不在曰我兒身有吉昌字
又其名也此是渠物欲盡攫之衆不能禁讓兒父取

十之七八遂大富鄰人得言其事官訟纏綿不已或以贖還亦自省悟不盡其已有一人費未盡罄有辭曰此殆天付我兒非吾物也舉而歸之其他未盡者亦各還所有畢已之此數家乃無恙

萬曆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於樹人頭而鳥身額上有白鬚竟日而去四野狂駭觀者如堵其年大水爲災明年米價騰貴飢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飲

嘉靖中海寧衛指揮李振者夜夢綠衣人數百乞命於前晨往郡舟次遇人攜一籠中有蛙百許瞿然如乞哀求救者振憶所夢贖之歸放於家池中因囑

之曰蛙可生獨憎其聒耳今我救汝生命汝愼勿聒
後李氏家池蛙果不鳴搜神記後漢徐栩字敬卿吳
由拳人少為獄吏執法詳明平
為小黃令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界飛逝不
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
令還寺舍
蝗即飛去

張鑑妻秀水人鑑無賴好酒蕩費資產貧無以自存
妻紡績自給無怨言鑑乃得厚價鬻其妻於江南販
客俗所謂養瘦馬者紿以他事載去妻不知也及至
一所則四面皆水茂林中崇垣疊屋扣門有老嫗引
妻入一室木柵周布無異囹圄內有少婦十餘人皆

顰眉揮涕鑑妻日不食夜不寢惟號泣求死守者絕鑑妻紿之曰有金飾一筒乃母所貽因夫浪費寄在舅家不忍舍之故泣耳主人不疑其詐載之往取至則鑑妻疾走嗚冤江南人被訟至官比拘鑑則已遁矣事竟不白江南人又揮金贖鑑妻以去嶶纆箠楚備極苦毒以死死之時有巨蛇出於口躍而去不知所之有醫者經其處見蛇蛻一條異而收之囊至郡東柵外憩白蓮寺囊中閣閣有聲極力不能舉怪而啟之蛇蛻已化大白蛇奮迅而去佇望間隔岸岸水

人於桔槔上沸然醫者覓渡視之則蛇咋一人喉結而不可解久之人與蛇俱斃問之里人則所謂張鑑者也

萬歷中海鹽澉浦人有張某兄弟者嘗以廉值取其叔某之田叔貧乞貸不已張患苦之謀殺焉而憚其子也乃先以計延致其子於家强之飲至醉幽諸別室殺而沉於河即其夜潛入叔家并叔嬸縊殺之其孫得脫有親韓某者以去草須去根之說進復追而殺之盡焚廬舍以匿其蹟里人不平相與訟諸令令

不信鞭而遣之已而坊人復首告朴之如初廉情詢詢不已令乃拘張至訊之不服笞之俄有蛇從梁上墜案前化爲三繞張兄弟而嘬其血驅之不去令曰此必寃獄也往其所殺處驗問得實并其父子兄弟及與謀之人盡致之辟人情大快蛇亦莫知所之（搜神記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於東野大藪欻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舡玄黃五色卧岡下陳即射殺之不敢説三年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我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日腹痛而卒）

外紀七

嘉禾徵獻錄外紀八

雜言

郡人盛楓丹山輯　男支焯校訂

本郡人司教　本邑人司教

貢生廷試考退　在官應舉得遷

終身一官　同姓名同時同邑

同姓名同郡　僻姓

仕後登科　即家開府

浙西重賦之由　國初貢使

濬澉浦河　一產三男

恩恤

添設

郡縣改隸

徙戶

畀官被察仍留

守臣峻擢

海塘

循吏擢守

通守執奏

潘源嘉興人洪武中舉明經授海鹽訓導　李進嘉興人以歲貢太守齊政薦爲府學訓導　李孟璿海鹽人鄉貢府學訓導本部人司教

孫詢嘉善人以薦爲本縣訓導是時初析縣益徐侯

更定也本邑人司教

宣德八年海鹽縣貢四十歲以上生員李玉等二人王得授大隆驛丞其一人考退爲民—— 正統十三年海鹽縣貢四十歲生員唐禮等八人其一人以文理謬戾革黜爲民禮授項縣知縣貢生廷試考退

蘇忠海鹽人洪武庚午舉人授零陵縣典史應求賢科遷夏邑知縣調將樂左官應舉舉得遷

唐誠海鹽人以承緣滿考授建陽縣主簿遷順昌縣丞建陽人以誠愛民如子詣闕保留乃以丞俸仍理

簿事卒官終身一官

沈欽海鹽人少有文名以儒士薦舉入京師應試永樂乙酉中式順天鄉試丙戌成進士官陳州知州有治聲遷長蘆鹽運副使　時同邑又有沈欽中永樂丁酉舉人乞恩都昌教諭同姓名同時同邑

沈章字叔昂嘉興人見知縣　沈章字宗玉嘉興人國子生能詩有學莊集蓋因其所居之名也　沈章崇德人永樂庚子舉人累官刑部郎中　張昌嘉興人洪武中以鄉貢爲湖廣咸寧教諭　張昌秀水人

天順初亦以鄉貢為會昌知縣　顧恂嘉善人監生永樂中南兵科給事轉行在工科給事中再轉兵科右給事中出知某某府　顧恂嘉善人監生正統中松溪訓導　王儒見知縣　沈漢秀水人字天章鄉貢天順間當塗訓導敏爽有節槩言動不苟見當塗志

沈漢崇德人入籍遼東廣寧左衛由舉人正德間任鳳陽府推官查府志不載　沈璧嘉興舉人嘉靖間任建安知縣　沈璧嘉善人鄉貢嘉靖中寧鄉縣教諭同姓名同郡

翠應麒嘉興千戶所人隆慶改元丁卯舉人　干璠見布政使　鈕盛時秀水人萬歷乙酉舉人　杭福肆嘉興人洪武中以鄉貢爲某州同知　申屠祺崇德人洪武中鄉貢　晉洪嘉興人正統中鄉貢知登封縣有治行入爲太僕寺丞一作浦字會川　秋昊崇德人景泰中鄉貢縣丞秋祈鄉貢主簿　洗鑑嘉興人天順中鄉貢　繩服海鹽人天順中鄉貢　沃顒海鹽人天順中鄉貢知縣沃饒正德中鄉貢訓導　潛瑜海鹽人天順中鄉貢南康府推官　紫綬秀水人弘

治中鄉貢訓導　居雲嘉興人萬歷中吏員知事（僻姓）

呂憲　陸煒（仕後登科）

趙文華雖慈谿人然以贅於項因家焉倭寇亂出督師即其家開府視事（即家開府）

中書省右丞楊憲為人刻深其為司農卿時值浙西初平憲以其民富實欲厚斂以資國因增其賦額每畝加為二畝倍徵之民不堪其苦皆怨之上不之知也有敦禮者揚州人流寓於禾善滑稽號憲所賦為揎田憲被誅十三年三月始詔戶部減其重租然

其重者猶至六年為　浙西重賦之由

洪武四年五月丁卯倭寇海鹽之澉浦殺掠人民高麗使舟歸途覆溺　四年十二月癸卯太倉衛奏高麗使者洪師範鄭夢周等渡海洋遭颶舟壞師範等三十九人溺死夢周等一百十三人漂至嘉興界百戶丁明以舟救之獲免　國初貢使

洪武六年二月戊子發松江嘉興民夫二萬開上海縣胡家港自海口至漕涇一千二百餘丈闊二十丈以通海船及浚海鹽縣澉浦河　浚澉浦浦河

洪武七年五月嘉興縣民李甲妻一產三男命給賜錢米俾求乳母養之一產三男

洪武九年十二月嘉興水災遣戶部主事趙乾賑荒明年正月命被水患者戶部賜鈔一錠三月甲子以米價翔踊民業未振復命通以米贍之九月詔免田租又明年五月遣使存問災民戶賜米一石免逋租十二月以水災艱於衣食罷河泊所免其稅課以利與民恤恩

洪武十三年二月以嘉興知府薛祥為工部尚書祥無

為州人乙未從渡江為樞密院知印洪武元年授京
畿都漕運司使八年擢工部尚書九年出為北平布
政使十二年坐營造擾民罰輸作尋
有之降知嘉興府至是復其原官云○守臣峻擢

洪武十四年四月始置杉青閘巡檢司添設

洪武十四年六月戊寅築海鹽縣海塘成先是海鹽
塘岸為潮水衝激壞二百餘丈命工部募市民無農
業者分築之至是始成海塘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復以嘉湖二府屬浙江先是蓋
屬應天為畿郡也郡縣改隸

洪武十五年正月起前石埭知縣石正之字為嘉興知

府循吏擢守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命浙江蘇松諸郡民無田者發往滁和耕種官給鈔户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從户

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乙巳嘉興府通判龎安獲私鹽鹽徒送京師而以鹽賞其獲者户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法昔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敕自今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者

命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據法應流太宗怒曰卿言定法而使朕失信胄曰赦者出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今之律即古之所謂法國家布大信於天下者也例者即古之所謂赦出於一時之命也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於天下也上然其言詔論如律通守執奏

正統二年巡按浙江御史左瑺與參政俞士悅僉事

施信考察所屬嘉興縣丞趙恭以罷輭為民恭詣闕自訴云士悅偏聽輿隸李保之讒而陷之上下其事於巡撫核之果如恭言吏部覆核以聞上罰璿信二人俸各三月以事起於士悅之受譖特重其譴與李保並付按臣鞫訊治罪畀官敘察仍留

先君子手輯是錄者二十餘年搜訪之勤靡間寒暑嘗詔不肖輩曰余之錄此非敢遠追襄陽耆舊傳近擬金華先民錄也特以桑梓之邦典型斯在自陸宣公顯名於唐越宋及元即無忠獻碩畫掀揭天地而嘉言懿行足以垂範奕禩者當不至闃寂無聞也如魯氏聞人氏呂氏常氏在趙宋時科名稱極盛矣乃郡志所載寥寥使後人欲尋其流風餘韻渺不可得豈非纂錄之無人致稽考之鮮據乎至於明代項襄毅呂文懿諸公見於戚太常往哲編朱文恪魏忠節

諸公見於項明府續往哲編合計不過二十餘人止矣顧是數公者功列旂常名垂穹壤自當登之史策與宣公僥旻無俟里人表暴惟數公而外自內自卿貳館閣外自撫司道府以至一命之榮一節之士不及今網羅嘉懿傳之永久幾何不與唐宋前哲同其湮沒也當代郡邑志於人物稍詳而茍其子孫不振往往缺焉又分類繁而墓銘略心竊病之故是錄也近紀有明一代以官爵之崇卑爲序次其子孫即附於後檢閱爲較便焉不敢輕置軒輊亦不敢槪予褒崇

甄綜爲較覈焉一事一長之足稱道者無不載徵引
爲較廣嘉萬歷中蛟門相國與衆正牴牾附之者遂
有浙黨之目吾郡不乏其人亦姑述其大畧以俟覽
者之自考焞等受而藏之又三十餘年恐錄中所紀
或有溢美之疑徧閱各省郡邑志與夫名人著述詳
爲之註綴以雜說資旁證也末復表以世系使衣冠
之後人知考其支派而
本朝之以科甲顯者附注於後俟續輯也其可以不
錄而錄之者名曰外紀竹垞朱公心賞是錄盡出所

藏書佐先君子采擇曾公亦著禾錄一書歷紀一郡沿革以及山川名勝證以前人詩文補舊志所未備謂先君子曰兩錄並埀地志可以無憾矣惜公許為作序而不及成然是錄實公贊成云

乾隆七年壬戌八月男文焯百拜謹跋